



傳卷第七十一

元史一百八十四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果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叅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為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

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葉訴闕下世祖閱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

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申居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親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改彬州路總管彬居楚上流谿洞徭獠往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彬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

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鄰州茶陵富民覃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入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諉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

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粥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歧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赤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爲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株世祖舊制也任

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為臣子者使皆避諱
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
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
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
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
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贈
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參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
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行南歸於是天子問其老詔許其家拜江
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都中
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
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
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
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
之貧者人先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即知所
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
三卷

三克敬

卷之二十一

王克敬字叔能六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為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為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巨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

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為祖四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者口譽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山以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一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筭四十七以下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董曰安知其罪重卒遂之治言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駭為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為世道矧八矣尋遷左

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孫住請每八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宰益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為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以椒克敬抽分船貨物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財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皆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

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補行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遠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遠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遠婦人達議著為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出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管運者勒其還越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舊死完所漕二萬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省師省臣從之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西者下其事

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臣又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世宗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以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以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賜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已任

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旣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爲不可忽天變而毒疫民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

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
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
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卽令
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
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入之木必傷其根
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
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
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
敬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爲書又有所著詩文奏
議傳于世元統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

等處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肅子時以文
學顯歷仕中書叅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
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爲之有古俠
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爲右衛千
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朝見與語竒之由是出
入禁闈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鐵失與倒刺
沙搆謀英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

或醉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爲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倒刺沙用事天變數見速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速謀曰先帝之讎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讎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帖木兒方僉樞密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乃告以所謀燕帖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

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燕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定帝崩倒刺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與速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爲文宗論功行賞擢速哥爲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憂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

之乃拜命而其他皆實資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
出為安豐路總管入為壽福府總管又為都水使
者居官恂恂無幾以自伐之意人或詢以卸戴之事
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
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
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
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
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
賢能丞相高昌王興聖宮明年二月
甲首言教坊儀

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

武臣並列朝會官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

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

明八事一曰止官道一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

正綱紀五曰審衡六曰勸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

脩軍政先是關大德民多殖產流徙及來歸皆無

地可耕思謙言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

貧者獲已棄之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全

州民劉海延都元元自稱流民主延祿非海延

都之子告海延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息

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息

謙幼穉適天子之天壤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禘之重富有四海杰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難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去字入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

戶部賜田諸怯薛

支請海青獐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草布施一切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定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穀實之戶接濟則無差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脩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起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雪草盡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

也又言銜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
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
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元濫不急者從實減
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
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
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三蓋使
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音才異績者任
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
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

取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
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
君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
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
曰兵荒之餘當罷工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
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繇綺旌
之未幾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
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為淮西
道廉訪副使至淮未甚月引疾歸六月召為中書省
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

而加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
下得不死與
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
也法應加重
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
止坐所犯似
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至正元
年轉兵部侍
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為右司郎中歲凶
盜賊蠱起剽
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場府庫以
賑貧民分兵
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
軍轉刑部尚
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
都元帥九年
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辭十一年
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奉命廬
州路總管抗

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口
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
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
冑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
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
府屬怯薛人等數亦不少
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
圖之正曰此吾責也但鞍馬
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
謙托官民為置兵甲不曰云
廬州平既而頽寇將渡淮
言于王曰頽寇東侵亟
調方陂屯卒用之王曰非主
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
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曰
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
其始立本為屯田萬戶召
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

漢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成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
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之也尋召入為集賢侍講
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山北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
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上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
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入中下強拜受命明日卒贈
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字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
進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
充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我成軍留鎮汴子孫遂為

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為監察御史以論事有
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
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
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叅知政
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為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
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
一年丞相脫脫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叅
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
王樞虎兒吐華同分省彰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輝以病卒

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敷歷臺閣三十餘年遂躋丞
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佞
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爲重嘗以謁告侍親居家
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
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
爲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
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
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用

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
御史時旣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
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
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
罪亦削其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
思太子年方在幼懼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
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
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
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
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厄者為之敦養不使
 失所况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嘗使一
 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道
 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
 他變關係非輕與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
 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
 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
 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
 上都即清暑之地車駕行幸崇以為常閣有大安殿
 有鴻禧殿以保養聖躬高起居之宜存畏敬之

心也

夫刻幹耳及桑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

臨御

之所今陛下不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

廟親

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

道變

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

宮嚴

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

究古

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

以歷代

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天

臣有功

所賜不過禁章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

大食燕南元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徵地道失

寧京

畿南北遠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

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適賜償御門寺之疏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焉一國有大事一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田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免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偽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偽造鈔者播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爲真造偽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

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與學勸農百廢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治於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定募一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丞司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部尚書廣東府憲儼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全重而於憲建咸以爲然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

事行省河南復為兵部尚書兼北平軍民屯田使
 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
 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
 七年召為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查
 魯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度
 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致無領兵
 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
 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密議曰我軍
 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
 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生

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憲田豐等論以
 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彛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
 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
 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
 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繕殿萬用以給
 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
 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
 丞如故謚曰忠敏

列傳卷第七十一

卷第七十二

元史一百八十五

翰林學士 呂思誠字仲實，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

黎

呂思誠

戶宗禮生仲實，仲實生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干
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允平定知州。致仕，思
誠，文也。母馮氏，夢一文夫，烏巾白襪，衫紅，鞵束帶，趨而
揖，曰：「真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
長，從蕭與事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

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
內舉改景州舊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
象令社學之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
爭趨盡心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
崇印識文簿昇社長歲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敝天曆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償亟以還民惟彝自其太父因河南亂被掠
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名兒作思誠知彝力學名其主家

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他日
質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
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
惟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
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
張復叔妻孀居且警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
養志誠憐其貧今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香
柴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志人
意定遂道士亦隨至遂有羊縣多淫祠勸以百
善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

寄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修
文宗在
長貳無
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
子監丞
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
事似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
前遂出領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上官有于元
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迂思誠於道思
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
慈帖睦爾通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族

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
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
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
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
省事及事敗誣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
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
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簽書
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
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
院奏爲副使御史臺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

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徐之思誠趣入奏鞏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思誠卽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叅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宮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夫總裁后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爲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

麟誣叅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僕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銅錢爲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爲毋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尚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僕

元史傳卷十一
四
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爲偽爾交鈔若出亦爲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忿曰我等策旣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

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一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言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

元史傳卷之三
三
蕩闖而入詢其故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
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
號令戒職事脩器械葺城郭明部位先謀自守徐議
出征苗軍梟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
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為中
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祿大夫大司農俄
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
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
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為名士嘗病古註疏
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

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
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
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
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兵州路平江州事以母
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
養不克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貧雜其弟死其
書不獲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
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

民分辨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
守高戶梁兒赤持官府短長都吏王甲毆傷屬縣長
官訴郡同僚長梁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守繫
之獄梁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
正色與辨始免沮昨夜竟去乃辛罪王甲潮州府判
官錢珮以奸濫事殺推官梁澤事連廣東廉訪副使
劉珮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
忌淹延弗能白復被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
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毋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
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遊廣飲

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筆楚潛往他僧所殺之
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
結接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
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卽械之而出他僧
人驚以爲神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
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
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
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
大中大夫未兩月卽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
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斬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于文傳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卽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

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為之變俗初長官強復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為文傳鄉邑文傳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委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申

之妻王無子張

納一妻於外生子未時王誘妾以兒

來尋逐妾殺兒

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

王厚賄妾之父

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兒初不死文

傳令妾抱兒乳

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

鄰婦至兒見之

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舟徒

縣民有二弟共

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

文傳鞠之既得

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為終養計文

傳謂二人所承

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為首者當死司

管從之婺源之

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

女至老死不嫁

者親喪貧則不鬼有停其柩累數世

不墓者文傳下
卑即召其耆老以禮訓告之閱三
月而尋喪俱畢
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
民所占子孫訴
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
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
牛氏世守焉有
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
江既客死張走
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
之既而殺之瘞
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
文傳乃發其事
而論如法文傳涖官其所設施多此
類故其治行往
往為諸州縣取韓鏞時僉浙西廉訪
司事作烏程縣
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至正三年召赴
闕承詔預修
宋史書成賞資優渥仍
有旨四品以下
各進一官擢
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
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
溢識度凝遠喜
接引後進考
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
士後多知名為
文務雅正不
事浮藻其於政事尤
長云

事集

韓鏞字伯高濟
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
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
子博士俄拜監
察御史當時由
進士入官者僅百之

一由吏致位顯
安者常才之九
乃欲以中言參議
尚書鑄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
屢起
吏入官烏足
盡知天下賢才
尚書秩三品
屢起
累言四品耳於
法亦不得陞制
可其奏天曆元
年除
兪浙西廉訪司
事擊姦暴黜貪
墨而特舉烏程
縣尹
一文傳治行爲
諸縣最所至郡
縣爲之肅然二
年轉
以浙財賦副總
官至順元
年除國子司業
尋遷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
順帝初歷兪宣
徽及樞密院事
至正
三年除翰林侍
講學士既而拜
侍御史以剛介爲
時
亦忌言事者誣
劾其前
乃罷去五年臺
臣辨其

遂復起參議中書省
七年朝廷慎選守令
參知政
事魏中立言于帝
當令
必欲得賢守令
無加鑄者帝
乃特署鑄姓名授
饒州
路總管饒之爲俗
尚鬼有覺
山廟者自言爲妖
禍
福人爲盜賊者
事之尤至將
爲盜必卜之鑄至
即撤
其祠宇沉土偶人
于江
內淫祠有不合祀
典者
皆毀之
人初大駭已而
皆
服鑄知民可教
得俊秀
入學宮求宿儒
學行俱尊者
列爲五經師旦望
必福
巾深衣以謁先
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勵
每治政
之暇必延見其
師生與之講
討經義由是人人
自力
於學而饒之以
科第進者

他郡為多鑄居官屬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
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後一不厭其所發即
文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鑄延見郡舍中供
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言以織幣脆薄遣使
嘗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鑄無預鑄治政雖細事其
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脫
脫在位而龔伯遠蓋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鑄有言
不見聽人或以鑄憂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
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鑄
又獨免禍乃遷三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爾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
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鈔山師方回孫鎮回孫
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
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
于朝堂以賑之民養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
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
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為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為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為監察御史劾奏閣官高麗卜

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
為國基禍乞加竄逐以
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
事官須優加擢用以明
十起居注須任端人自
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
旨更作乃上賞水旱相
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
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
受刑遣何以臨民宜
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謂公行
正邦刑章上流高寵卜于征
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
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
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
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
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
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
課責備長吏動
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臺改

害民宜為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四
遷為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
畝起稅穆請都堂言曰方今祇寇竊發民庶流亡此
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
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
徐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
以葬勅賜碑樹焉既而召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
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
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為侍御史又為中
書參知政事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等特加榮祿

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爲陝西行省左丞
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闋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
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爲陝西行臺中丞未
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
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
國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稷爲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
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鄰朋友
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旣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
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爲時名卿云

蓋苗

中書右丞相

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

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

路軍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爲囚數

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

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

示有以慮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

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

此亮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

宰大悟允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

告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債甚急郵復者將責

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貫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兼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歌播百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完期令民鑿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辭御史高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臆之天曆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

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養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觀今日之運百姓跋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

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至泉苗進曰今頻
隔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
測之端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等即日還宮臺臣
稟苗命准
也以其謙言
中書錄苗
使為中原
亳州修學
餘人許於
甚重然吾
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至泉苗進曰今頻
隔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
測之端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等即日還宮臺臣
稟苗命准
也以其謙言
中書錄苗
使為中原
亳州修學
餘人許於
甚重然吾

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以數百事丁內憂宰
相惜其去重聘之至正二年起為戶部郎中俄擢御
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
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
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
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
有恃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
止猶吏為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為戶
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
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

是幸巨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
曰肆赦後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致累朝廷
之竟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飢爲
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駝駝
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
吾無以救尚忍征歛以肥已耶輒命已之同僚皆無
訾取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
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書侍御史陸
等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
憲孔道然隘奏毀民田廬墮壞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

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辯
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
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
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
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
田奉使宜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卽行遣苗請付
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顧謂僚佐
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
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菲才待罪

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
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
苗終不解比至卽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
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卽上
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
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
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
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
到官數日卽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
贈摠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諡
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
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剝折無少
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傳卷第七十二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平公... 文... 宗...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南京國子監祭酒胡尚英

司業王錫袞 補刊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鬻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

乃起范孟爲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楨暮
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
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屬楨執之盡
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徒之人
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
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
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
辜人以爲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
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
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伯顏賊殺宗

室嘉王郟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
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
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閭
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
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
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
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
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畧曰臣伏見陛下
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
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

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
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臥薪嘗膽
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
而修實德則可以荅夫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
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
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
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
罰之禍畧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

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
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
處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
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
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
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
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
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
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

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師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許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

中書叅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脫脫木兒治書待御史奴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爲事構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往解之旣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遷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比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

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
卽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
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索羅帖木
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奠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
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索羅帖木兒
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
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
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
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閭下國之右族三世
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
天下閭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
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
能不爲閭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
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
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
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
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

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
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
民馱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
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
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
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
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其生其母揚其憂朝日出東山
上有輕雲來掩之故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
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鉅奸擊強人不敢
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暘
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願指氣使輒奔走之
暘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
一月徙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
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憲訪使完者不花總管
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
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巨測

所為獨無懼色已而賊敗汧賊者皆獲罪賜獨免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郊西
曆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
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
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
為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歿家食
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
諸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
有殺人者蔓引數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
郭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見當之賜察其

踪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
司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
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
縣一十三處賜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
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
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
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
爾邪然其策果將焉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
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京師苦
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

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
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
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
喻之未幾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
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暘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
豈法意乎况一論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
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
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
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
從之廣海獠賊入寇詔朶兒只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

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
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
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
郎中書用暘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
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內藏暘復持不
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
遷叅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叅知
政事朶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朶兒只丹被執將
罪之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
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

元史傳七十三
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丹走京師請降賜曰
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
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
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
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
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爲贊善
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傳
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
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
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

金文綺不受初賜在上都時脫脫自甘肅還且入相
中書叅議趙期頤負外郎李穰謁賜私第致脫脫之
命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
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
若帝命爲之柰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
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十二
年除刑部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
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
興疾至京師臥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
一曰振紀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疊疊數千言

時以爲老生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關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奠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蚤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叅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

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

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驪內侍皇太子外結承相搆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驪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啟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誥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

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官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

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旣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

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卽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驪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

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工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出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山南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月李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院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以剛直遇事與時爭論議最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上大夫而仍遷翰林院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臣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寧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臣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達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臣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速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臣而

南軍突至臣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臣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臣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臣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臣必就擒獲其益臣以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臣一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度幾得臣一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木兒游說而臣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臣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

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
 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
 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
 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
 言者朝廷若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
 言者誠恐誣以受財將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
 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
 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
 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

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
 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
 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
 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
 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

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簽太常禮儀院
 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
 帝然之還守太廟以埃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
 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為亂軍所

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齊而語音清
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
天文地里律曆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爲文
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憚之曾
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
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
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
監察御史劾詹事不蘭矣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
屏諸遐裔除大府少監出爲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

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
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請官自言狀遜志拂然斥之
曰君旣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
繼吾宗卽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宜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
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
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
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

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巴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預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

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襲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違廣言臺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火曾忽赤不法十事皆奏之獲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九七十餘事皆指訐

時葬訖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
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金淮東
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
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
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
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有臺臣有嫉賊吏多與
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賊私雖父
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
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天
罪人乎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

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積
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
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
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然家所告有司議輸粟
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
賣官與姦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
着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
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
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
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

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問
李之。李春自濟寧曹滌汴梁大名行數千里鑿井以
量地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
脫脫巴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
曰濟寧曹鄆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垂萬人於
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漢謂
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
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益其責矣公其
毋多言奉為兩可之議也 曰脫可斷議不可易也由

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水二
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
往討括舡運根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
宣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
為沔寇所殘居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
皆劇盜阻絕不直翔湧民心惶惶遵言於省臣假軍
儲鈔萬錠募為刀敢之士具戈舡截其境且行獲
粟於太平中鹽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為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
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監守四門所以為

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賞賊無往來江中
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
中又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
突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牒
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
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
膚推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
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
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為之

揮涕乃以入奏帝曰卿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
是亦頗嚴先是湖廣賊亂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
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
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柳而不與今叛
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網紀何或曰王世子
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
楚執太公欲烹之以族高祖高祖乃以分羹吞之奈
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蹙其論除治
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
相每以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

政事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亦中書左丞相
喜大夫分省部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
皇太子深銜之政事之而未有人去則太平之黨孤
政事趙中書太平黨也蓬中而人抵縣尹部守禮第鄧
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喉實庸庸等六人皆受職
子初等誣真六參政趙中參議庸庸等六人皆受職
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錄錄使成
獄事等竟皆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
明蓬等皆誣狂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
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
薦為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
為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
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
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
旨若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官集縉豪
無擾素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
忽剌歹怙勢恣縱妄為威福僚屬多畏避鑑尋事徇
理剌行獨不為屈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
 舊言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
 令首斡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
 今古礼樂度數各物罔不周知因集議
 附廟事後禮據經辨折詳明君子多之至
 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
 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
 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
 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為詩賦尚駢雅作文
 篇成學古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歲于
 家鑑任湖

廣貧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
 置篋箚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
 忝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為何如
 人也淵伯
 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鑑鑑漫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
 調饒州安
 縣典史又為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
 其才為豪
 友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
 其父以為
 愛翥一三翻然改曰大父勿憂今請易業
 矣乃請客
 門讀書晝夜不嘗輟因受業於李存先
 生存家安

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而翥從之若道德
一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
詩景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
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
三元不同郡傳巖起居中書爲者羽隱逸至正初召爲國
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
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史成歷應奉脩撰遷
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
士乃以待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
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衆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

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
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
翥獨默然丞相搆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
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
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搆思監善之明日除
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字
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
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
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
士爲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字羅

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咲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咲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

三卷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識者避之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終

崇禎七年刊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三十三

三卷卷首集兵典以來及禮及事之人為書曰忠義

傳卷第七十四

元史一百八十七

翰林學士亞矣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臧禕等奉

勅修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絕人好讀書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為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

邇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陞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去復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於是連疏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天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渝數刻已罷而贊御小臣恒待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

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寔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

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
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
均公田爲目指擿剗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罕
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
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儉佞側目至正四年
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
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
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
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爲郎
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

余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書參知政事
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
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如志會
軍餉不給請與右丞伍良哈台主屯田歲入二十萬
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子
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
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
賊盜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損言
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
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秦州賊張士誠既降獲

元史卷一百一十四
三
殺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太師
統統奉詔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洎叅議龔伯璠刑
部主事廬山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脫
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璠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
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
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
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陞右丞
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隋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
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按請
署良楨曰手可斷按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

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
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
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叅酌古今
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
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瘖數
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藏于家

賈魯

字文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畧過人

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

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路城縣尹選丞相東
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
顛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魯居喪服
闋起爲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宋
史局官書成選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
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
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合先
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
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
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召陸臺都事遷山北

廉訪副使復召爲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
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全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壯
者流離帝甚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
畧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
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
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
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
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
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
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

定委官五日船戶困於埧夫海運壞於埧戶六日疏濬運河七日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太傅右丞相脫脫復相論及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群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平章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

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城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埧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襲脫脫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賢士賞賚金帛勅翰林丞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脫脫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旣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月可察

兒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三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爲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葬事子稹

遂魯曾

遂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突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

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爲右丞相以爲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爲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爲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后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

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躓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復拜監察御史劾荅失海牙阿吉刺太尉鞏卜班右丞兀突蠻刑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刺完者月魯不花院使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

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鄰王爲伯顏構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伯顏所誣者遷宗正府郎中出爲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復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乃超遷魯曾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繼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於軍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蚤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爲詳讞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

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旣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賑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所司誣以同造僞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旣舍姚

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洽行爲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選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羅于浙

未得糴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延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別厯究其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羅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罷權江西廉訪副使不行遷福定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禁兵人而泰又以還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用視事張二議自部至泰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斷關道云師泰領義兵出戰刀不敵亦懷印於棄城

道隱海濱者久之士識既納除江浙行省丞相達識
帖睦爾遷以便宣授師素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
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
師素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年朝筵除戶部尚書
俾分部閩中以閩鹽產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
聚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為祕書卿行至
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素性侷儻狀貌偉然既以文
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報亦著尤喜接引
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愈然
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為皇大
子召見獻皇元頌為千言武宗以為翰林待制後為
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
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
為上舍生積分及高等云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
簿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
藝文監為崇文監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
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
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

元史傳卷之十四
十一
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
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常呼其字伯溫而不
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
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
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
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
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
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
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
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

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肅
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
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
國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
制假伯琦叅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旣降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
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旣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
卒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

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旣捐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西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

改禮部員外郎十二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叅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宐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旣受命至江南卽召募民兵由淞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旣通乃進攻南豐渠兇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宐黃於是建

撫兩郡悉定是時叅知政事朶反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反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着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藁

元史列傳卷七十四終

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冤獄革弊政才譽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苟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眾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

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躍馬渡礪揚言於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拔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

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
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監橋搏霄麾壯士
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
清河城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
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嶽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
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
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卽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
入杭要路旣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
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旣又克復昌

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
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
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大礮復約曰見旗動
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
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
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
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旣

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卽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
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
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
投入室內拔劔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
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
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
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
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
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
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

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
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美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
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
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
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
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
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艇七十餘乃
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進去而搏
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遺扁
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白旗一麾卽還反而

旗動騎
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
猶阻西
行之路乃結陣而往以奇兵轉戰數十里
軍始得
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臺
事搏霄
建議于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
地其地
一失兩淮皆不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
務為今
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濶淮海之地及南
自沐陽
北抵沂莒贛州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
設一總
營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營使斥堠烽燧相
望而巡
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
然後進
有援退有守

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
運而凡濶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
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
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
百里每人負米四石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
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
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
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
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收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地於是募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國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於

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諧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奈何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

命毛貴兵已三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
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
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
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
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
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
定昂霄則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
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
輕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
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刺不花

劉哈刺不花其先江西人個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
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至正十二年
顛亳盜起朝廷以宋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
兵討之哈刺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
方略不花大喜即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司都
事不花不花以哈刺不花爲探馬赤有膂力善騎射
得統前八翼軍爲先鋒將所請令信賞罰士皆樂爲
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谷失八都魯軍潰
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興哈刺不花軍於汴梁南

彭子岡有自長葛采者言賊所敗於中
年哈刺不花曰賊既集兵必歸我不可不往獲遂
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曰賊從渭川渡河未
知其所向哈刺不化曰是必襲谷失八都魯營耳我
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騎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
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谷失八都
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刺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
俘獲之當是時谷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
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埒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
賊衆由河間趨直隸遂犯瀋州至棗林邑而略柳林

逼畿甸樞密副使廷國珣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
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
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刺不花時爲同知樞密
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衆悉潰
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刺不花之功居多哈刺不
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刺不花與信
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爲掾史晦讀書史精
文墨機識警敏泰不花深器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刺
不花或有所論白泰不花深器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刺
不花事敗走詣哈刺不花求援而哈刺不花不能出

為保全乃縛秦不
死遂陳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為
之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

人懷賊有犬節膂力絕人善騎

射囊父職為言州

真子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謂之

曰刀王至元二十

率西行樞密院命帥師討

討賊立太老賊六

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

把東獲九十餘人

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璘討大山

賊劉貴擒之二年

討永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

祐二年寧都賊起

行省命英率各第軍討之賊勢

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為不
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迓江浙平章張閻所領軍
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
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
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
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
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
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
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眾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
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

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歛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

顏不花及憲司請卹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石抹宜孫

邁里古思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紀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自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字伯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爲學本於經術而兼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

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爲沿海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卽讓其職還之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宜孫卽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

琛章溢叅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儔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爲計相保守於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爲稱首十八年十二月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毋實在婺城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毋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

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卽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爲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爲處州鬼耳旣還至處之慶元縣爲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

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爲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卽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搥死之斷其頭擲厠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黃中乃率其衆復讎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

童糾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如爲甚宜稽諸彝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湖州而邁里古思之寃始白

傳卷第七十五

